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一三六回 蓬廬中倏生彪虎 仙府內仰若奇珍

三緘曰：「爾等所見非他，乃繡雲仙閣也。」二子曰：「繡雲仙閣，何人所建？又屬何人所居？」三緘曰：「王母悲大道不明，世之好道而求道者不能分別邪正，故多人旁門，且多人旁門中之旁門。此皆好為人師者矜奇立異，輔以妖法駭人，習道者流因而入是牢籠，以求捷徑。不知野方外道，存心不良，每借邪術以惑民，約集成黨。久之，不遵王法，悖逆聖主。一經勢敗，誅及九族，慘不可言。古往今來，以邪教而叛逆者，其不誅及九族幾希。吾願世人毋為野道誤焉。王母深憂之，乃旨命道君，遣仙臨凡，闡明大道。特建此閣，以待大道修成者，人是閣內享受仙福焉。」二子曰：「天下之道一也，胡以有邪有正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天下大道，如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八端，本無奇邪，聖人教人，不外乎此，此至聖之大道也。即道祖之仙天大道，亦不外是。不過煉氣凝神，寡慾清心，以付還本體，又何異儒者正心誠意、定靜安慮之功哉？其後分而為邪者，以大道平平，厭而為之，做出一番矯揉造作，較平常之大道為易習，較平常之大道為易靈，故厭平喜新之儔，趨入其中者甚多。說者以為有害於大道，不知大道昭然天壤，原不為邪教所損，是習之者只以自害耳。」二子曰：「吾師自旨領王母，命奉道君，週遊四方，闡茲大道，邪道從此可以絕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邪道不一，恐難於絕也。」二子曰：「吾師步步逢人指點，大道已無混淆。習道女男，諒不入旁門而從正孰矣，何能絕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大道此時固爾闡明，所恨者三萬六千野鬼業已投生，後世必出三千六百旁門，且由旁門而支分派衍，不知伊於胡底安能拒之？」二子曰：「如是，但願世之習道者慎而又慎，不入邪道，累及身家子孫也，則幸甚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出言，俱願人好，真不愧道門中人也。」二子曰：「是皆吾師之善教耳。」言畢，拜師而退。三緘亦退入蓬廬坐定，暗喜：「諸徒各皆能成，惟轉心、混元、野馬、蛛虎見物思遷，尚有所待。但是吾道已得，應升仙府，未見王母下詔，今趁閒暇，不免指石成虎，身歷虎難，以試諸子視師之輕重如何。」主意定時，即向萬星臺外亂石一指，只見數石搖動，頃刻化成七八彪虎，直入臺內，將三緘銜去。三緘大呼救命，諸男女聞呼驚出，見一巨虎把師銜定，旁有數虎隨後爭奪。於是不顧生死，各執器械，追逐此虎。虎見追逐人眾，愈走愈急。諸弟子悲者悲，逐者逐。誰知追逐逼近，虎掉轉身來，大嘯一聲，噴起腥風，竟將三緘銜入茂林，不知去向。諸子不捨，前山後嶺，處處搜尋，恰如失了寶珍，無地不覓。正在慌亂，忽聽有人呼曰：「師在這裡！」及奔到呼聲處，又毫無蹤跡。搜尋已久，急不能得。無何，天色昏黑，雨如傾盆。諸子不顧乃身，仍在山崗攀樹梯崖，尋師所在。整整亂了一夜，未有一人獨歸萬星臺。

三緘已知諸徒敬師心切，假在山左呻吟數聲。諸子聞之，一擁而前，見師臥於大松樹下，手足俱失，頭上鮮血噴流，泣而問曰：「師之手足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已被毒虎噬去矣。」諸子曰：「師首何以鮮血噴流耶？」三緘曰：「為虎吞入口，旋又吐出，皮骨皆破，所以血流如注焉。」諸子見此情形，個個含悲，忙將師身抬回廬內放下。三緘曰：「吾教爾等習道，不辭指點之勞。只冀師徒同赴大羅，長享仙福，不知吾有何錯，倏然遭此虎噬。茲者吾體已壞，命恐不久。如吾死後，爾等須念平日教誨，將吾安厝華，仍在此地勤習大道。王母墜下懿旨，升爾等於繡雲閣內。」言甫至斯，大叫一聲而沒。諸子呼天號泣，臺之內外，俱為震動。泣已，購材祭厝，設位於講道臺上，朝夕祭奠，延至一月之久。

三緘見諸子盡皆堅定心腸，而且念念在師，心可謂誠矣，正欲還其本軀。紫霞真人早知三緘道功已成，宜登繡雲仙閣，遂命正心子、復禮子往召三緘。三緘見得師召，即隨二子乘雲來到洞府。紫霞安慰數語，當請凌虛、碧虛、清虛、雲衣諸真人，籌商入閣之舉。諸真至，紫霞大設仙宴，領三緘向諸真而拜曰：「吾弟子脫胎臨凡，四方闡道。承諸真保護，至今大道已成，應升繡雲，還望諸真聯名奏請。」凌虛等曰：「這是自然，不煩兄慮。」三緘於是又向各真人叩首者三。諸真獎諭一番，宴罷歸去。紫霞送至洞外，拱手而別。

諸真去後，紫霞謂三緘曰：「師自命爾脫胎塵世，凡遇患難，諸真保護累累。此日功成，皆賴諸真匡扶之力。須於各處洞府一為拜謝，方不負玉汝於成之意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師言甚是。何時方去耶？」紫霞曰：「爾尚以假死試爾門人，宜速到各真洞府，拜謝以還，仍歸萬星臺，靜候上旨。」三緘曰：「師命是聽。但弟子此去，先參哪位真人？」紫霞曰：「師命正心子、復禮子前導爾去。先從凌虛、碧虛處，次第參之。」三緘聆此，拜辭紫霞，遂與二子雲車駕動，直向凌虛洞府而來。凌虛知之，愛命童兒呼及門徒，將執事排齊，遠遠迎接。

門徒得命，各服仙服，各騎仙鶴，竟到十里外，候著三緘。三緘正與二子同坐雲車之上，忽聽仙樂飛鳴，因詢復禮子曰：「是樂音也，胡為哉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此地歷凌虛洞府不遠，凌虛師叔知爾必至，故先排執事，以迎爾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乃弟子之班，何敢當此？」正心子曰：「新成仙品，無異人世初得功名。凌虛師叔大排隊伍以迎爾者，一以待為仙之榮，一以鼓勵未成仙子之意耳。」言談未竟，凌虛門徒遙而望曰：「前有祥雲一朵，三緘仙官臨矣。」於是各下鶴鞍，候於道旁，拱手而立。三緘見得相迎者其恭如此，忙與二子齊下雲車。正心子曰：「何勞眾仙遠迎，恐將吾輩折壞矣。」眾則同聲曰：「適聞貴洞府三緘仙官來拜吾師，師故命吾郊外迎之。恐有不恭，仙官切勿見咎。」三緘曰：「一介凡軀，敢傲仙眷？禮儀不整，眾仙還宜海涵。」內有一仙曰：「吾師素愛仙官，誇有闡道才，特命十二童子，將所乘彩鸞一隻，請仙官乘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彩鸞係師叔所乘，弟子何敢僭份？」仙子曰：「此屬師命，不敢有違。」即呼十二童兒，同將彩鸞扶至三緘之前。三緘視之，高大如鵬，五彩俱備，背負紅鞍，所繡花草，恰似生成。三緘再三謙讓。眾仙齊聲曰：「仙官不乘，吾師不喜，是尊之反以觸之也。」三緘無奈，只得飛上鸞背。眾仙齊車並駕，與同十二童子，各乘小鶴，簇擁而行，前面玉笛金簫，一齊吹弄，洋洋盈耳。彩鸞喉下金鈴響亮，儼與簫笛合調而鳴。三緘此時好不僥倖。

片刻之際，凌虛洞府已到。洞門外高懸金字大牌，上題「闡道仙官三緘」字樣。到了洞府，童兒齊下小鶴，將彩鸞扶定。三緘下得鸞背，凌虛笑容可掬，上前接著，攜手入洞。三緘拜舞已罷，即請入席，親執玉瓶而言曰：「想弟子自領師命，脫胎塵世，歷盡無限磋磨，在經鍛鍊之時，未免難於容受。安知玉不琢則器不成乎？今將大道闡明，上天所喜。吾等面奏上帝，必然受封誥為上品金仙，永不墜落紅塵，也不枉苦修一料。」所言至此，復大笑曰：「吾前意闡道之任，爾肩之而爾能完之。諸弟子尚其以三緘為法焉。」可三緘曰：「弟子即承師命，其道之闡明者，乃吾師指點，與師叔等之匡扶也，弟子有何功哉？」凌虛曰：「爾太謙矣，爾勞頓極矣。黃梁仙釀，可多飲幾罇。」諸弟子見師如是珍重三緘，莫不鼓舞歡欣，羨其榮耀。

頃之，黃梁飲畢，三緘辭別，又向碧虛洞府而投。碧虛命人遠迎，一如凌虛一般。惟各門人之所乘者盡屬麒麟、獅、象，亦有十二童子牽彩獅一匹，請三緘乘之。三緘推辭再三，始上獅背，頃刻而到碧虛洞府。碧虛設筵款待，誇獎不已。

筵畢辭去，又到各洞拜謝恩典。各洞排列執事不一，所乘者或走獸，或飛禽。飛禽中仙鶴而外，如鸞如鳳不等；走獸中麒麟而外，如獅如象不等，每至一處，真人必著仙服，出洞迎接。中界仙子，無不誇三緘之榮。在三緘心中，亦不想榮華乃至於此。

各洞拜罷，仍回紫霞洞來。紫霞曰：「弟子可歸萬星臺矣。俟至朔一朝賀，奏請上皇，自有鸞音詔爾師徒。」三緘聞淪，當即辭別，向萬星臺而歸。